



“我是瓦检员，大家听我指挥！”

范铭华是新兴煤矿16号掘进工作面的瓦斯检测员。“11·21”事故发生前，是他第一个发现瓦斯超标并向地面调度室发出报告的；事故发生后，他没有马上升井，而是留在井下继续组织矿工撤离。在他组织引导下，有30多名矿工从井下安全撤出。

21日凌晨1时30分，范铭华所在的16号掘进队正在放炮。这时，范铭华的瓦斯便携报警器突然叫个不停。他低头一看，“便携”显示瓦斯浓度已经3%，瓦斯浓度超标。不到1分钟时间，范铭华再测，瓦斯浓度已经升到10%。

范铭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，立刻通知所在工作面的7名矿工向避灾通道撤离。紧接着，他通过16号回风口跑到井下手机信号中转站，向调度室发出“井下三水平大巷瓦斯超限”的报告。这时是21日凌晨1时37分，是调度室接到的这次事故前最早的瓦斯超限报告。就是这个报告，为井下作业人员准备了53分钟的逃生时间。

接到范铭华的报告后，调度室人员及时切断了井下电源，通知井下作业人员撤离。

“我是瓦检员，大家听我指挥！”范铭华和大家一路用矿灯打信号联系着，带领大家

“不要慌乱，听从指挥，有组织地撤！”

“不要慌乱，听从指挥，先搞清灾害路线，有组织地撤！”在事故发生的时候，共产党员、一采区主任工程师马玉忠临危不乱，和另外两名在井下带班的干部一起，把他们集中起来的130多人全部安排升井后，他们才最后升井。

马玉忠说：“那个时候，党员干部必须站出来当大伙儿的主心骨，否则，队伍乱了套就不堪设想。”

20日20时，马玉忠作为当天带班领导准时下井。他们一采区有2个采掘工作面，有218采煤队、213采煤队、11号掘进队、13号掘进队、16号掘进队、17号掘进队、下料队等，共84人在井下。当时，马玉忠正在218工作面带班。

“21日凌晨2时左右，我纳闷，工作面风流怎么开始反向了呢？这时候，身上带的‘便携’响了，上面指示瓦斯超限达到了8%，不停地吱吱叫。”马玉忠说，“我开始还以为仪表突然失灵了呢！”

他马上喊道是在轨道上的16号瓦检员：“怎么回事？”瓦检员回答：“马上停电，撤人！我这儿超限了，瓦斯浓度一眨眼工夫就蹿到8%了。紧跟着，矿安科科长孙得臣也从11号掘进工作面跑了过来。马玉忠对孙得臣喊：“快！你去移动变电站，我停液压泵站，那里有人。”马玉忠迅速跑到50米外的液压泵站，把电源切断，通知看泵的老工人郭凤财赶快撤。

工友们听到喊声，已经全部开始撤离，马玉忠还是不放心，从工作面上段到下段一共105米，他边走边看是否还有矿工。当他走到下段时，16号瓦检员和矿工已经全部撤离下来了，还有16号、17号掘进队的人员和2个开“溜子”的工人，一共二十几个人。

迎着风寻找着安全路线。“我知道避灾路线，大家都跟上，不要掉队！”队伍里只听到范铭华在说话，“咱们走北大巷，不走风门，那里会有危险！”一路上不时有其他工作面撤离的工人跟上来，七八个人的队伍变成30多人。

在避灾通道，范铭华遇到了另外两名瓦检员，他们就走在队伍前后两头，把工人组织在队伍中间，以免有人掉队。

2时30分，瓦斯发生爆炸。这时范铭华已经带着30多人撤离到安全地带。

组织工人升井后，范铭华却没有升井，而是留在井下继续组织人员撤离。直到21日凌晨6时，范铭华才回到地面。

“知道当时非常危险，但没想太多，只想带着大家脱险，因为我们瓦检员最清楚避灾路线。”范铭华说，“遇到紧急情况，带领大家脱离险境是我们的责任！”

据了解，从瓦斯突出到发生爆炸的53分钟里，有27名瓦检员在井下组织矿工撤离，256名矿工在他们的带领下逃出了死神的手掌。而通风区书记耿义、瓦检队副队长刘忠玉和瓦检员唐宪民、谭明海、初占海、陈河江、李连光却在组织工人撤离时遇难。

“怎么忍心把朝夕相处的兄弟扔下？”

25日，记者见到一开拓区123队队员袁树胜时，他正躺在鹤矿集团总医院病床上，一动不能动。医生诊断为他为双侧气胸，包括颈部，全身有9处骨折。

“如果不是我的两个工友拼死把我拖出来，我肯定不在了。”54岁的袁树胜说。

袁树胜说的那两个工友就是和他在一个开拓队的高树军、李福江，均在这次事故中受伤，也住在这家医院。

“当时身上戴的‘便携’吱吱叫，心里挺紧张的。但一撤到钢带机那里时就不怕了，心想，到大巷了，正常往外走吧！”高树军说。

就在他们说着话走时，爆炸发生了。一股冲击波袭来，把他们打倒在巷道里，帽子、

2009年11月21日凌晨2时30分，黑龙江龙煤控股集团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。当时，井下作业人员有528人，截至目前，已确认107人遇难，还有1人下落不明。

这是今年以来全国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起安全生产事故，也是2006年以来全国最大的煤矿瓦斯爆炸事故。

记者在事故现场采访中看到，面对突如其来的矿难，无论是事发时井下当班的瓦斯检测员、党员干部、作业工人，还是事后的救护队员、医务人员，甚至殡葬工人，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与其说是一种职业精神，不如说是深藏于心的人性之美。

“一心盼着有生命的信息，感觉不到累”

赵晓明是龙煤鹤岗分公司矿山救护大队四中队党支部书记，从事矿山救护工作23年来，他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事故。

21日凌晨，正在值班的赵晓明接到矿调度室电话：新兴煤矿出现紧急情况！

赵晓明带领8名当班救护队员立即出动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。他们是这次事故后第一支赶来救援的队伍。

仅10多分钟，他们来到现场时，看到的景象非常惨烈：来自地下500米深、距离井口三四千米的冲击波，把井口崩得面目全非，连井口顶上40厘米厚的混凝土盖子都崩得四分五裂，井口周围房屋的窗框被震掉、玻璃被震碎，井口被崩落的护坡石堵塞。

就在救护队员来到井口准备检测不断冒出的气体时，又一声巨响从巷道里传来，

矿灯也都摔掉了，巷道里充满烟尘。高树军说：“我觉得我要窒息了，喘气费劲，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。”

高树军招呼倒自己身边的袁树胜，他一动不动。喊了半天，才醒过来。李福江也起来了，紧张地说：“我身边的一个人已经没气了！”

高树军和李福江就搀着袁树胜从三水平巷往二水平巷走。袁树胜气息很弱，不住地恶心、呕吐。

巷道里已经不像平时那样顺畅，煤尘弥漫，随处障碍物，他们近乎是拖着袁树胜在艰难地走着。走了不远，袁就走不动了，不想走了。袁无力地说：“你快走吧，别管我了，我想歇会儿！”

“就想为他们多分担些痛苦”

“11·21”事故发生在凌晨2时30分，鹤矿集团总医院3时接到矿难消息，立即启动群体伤害医疗救援应急预案，各科室医护人员第一时间赶到医院，准备接诊。

4时许，鹤矿集团总医院院长带着4台救护车到达事故现场。

4时30分，第一批患者到达医院。全员投入抢救事故受伤人员工作。

23日下午，在烧伤科重症监护室，记者看到刚刚脱离生命危险的事故重伤患者曲忠良，他属重度烧伤，呼吸道吸入性损伤，颜面、双手、双脚严重烧伤，医生、护士正在24小时左右不离地为他施治。

曲忠良入院时，张青山大夫刚下夜班。张大夫没有回家，接着收治曲忠良，整整在医院守着观察了一天，直到患者病情稳定了才休息。而护士屈伟更是不离地护理着，随时吸痰、雾化吸入、气管滴药、观察尿量、输液，还要定时给患者翻身、叩背。有时候清痰时会连血带痰，以及其他分泌物喷出来，溅到身上、手上，都是常事。这样一盯就是一宿。

屈伟说：“他们太不幸了！自己多付出一些，就是想为他们多分担些痛苦。”

据烧伤科护士长兰水玉介绍，入院时，这些矿工浑身是煤尘，看不出伤在哪些；有的由于在井下气体中毒，二便失禁……医护人员仔细给擦洗、清创。医护人员中有很

多家里有老人、孩子需要照顾，但是大家都克服困难坚守岗位。很多人下班后还自愿留在医院加班，照顾患者，劝慰遇险矿工家属。不少人是连续两三天下班在医院。

烧伤科重伤患者多，护士王艳霞一连几天顾不上回家，只好让上中学的孩子每天自己做饭。说到这些，她一笑说：“孩子也不小了，应该可以照顾自己。虽然心里也有点担心，但这里有更多的人需要我的帮助啊！”

体放在毛毡上穿的。“天这么冷，这样看着暖和些，我们心里也好受些。”他说。

遗体刚洗完即使擦干水穿衣服也很困难。王洪国他们就耐心地一点一点地穿，一点点地平展。

那天晚上，他们从夜里11点多，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5点多。老杨的棉衣、棉裤都被水浸透了，高腰水靴里也灌满了水，一直坚持到干完。

“苦点累点不算啥！这些孩子整天和黑黑的煤打交道，走的时候一定得让他们干干净净体体面面的。”老杨说。

负责为遇难者遗体穿衣服的王洪国告诉记者，他们为这些遇难矿工穿衣时是把遗

“让他们走得体体面面”

22日夜，遇难矿工遗体集中运往鹤岗市天逸园殡葬服务中心。

68岁的殡葬司仪杨焕清说，他是头一次遇到一下子来这么多遗体。

“看到这些遇难者，大家心情都非常沉重，都按照预先的分工默默地、有条不紊地干着，很少听到谁说话。”老杨说。

老杨是负责遗体清洗的。看着这些“和自己儿子岁数差不多，甚至还小”的遇难者，他心里很不是滋味：“他们都是青壮年，既是

为国家做贡献的好时候，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！太可惜了！”

对每一具遗体，老杨清洗得非常认真仔细，头发、鼻孔、眼窝、耳朵里的煤灰积得多，老杨就擦仔细些；有的粪便粘在身上，老杨毫不嫌弃，多冲洗几遍。有的遗体有擦伤的地方，老杨就轻轻地蘸上清洗液一遍一遍地擦进皮肤的煤尘擦净……

负责为遇难者遗体穿衣服的王洪国告

诉记者，他们为这些遇难矿工穿衣时是把遗

政府不回信，或者回信敷衍塞责、打官腔，就是不重视民意诉求。宁波市市区长信箱回复“已阅”已经饱受质疑，如今重庆市长信箱又冒出“已转阅”，由此可见市长信箱的真实作用。

当然，政府信箱回复不认真的原因很多，有的是回避问题，有的是推诿扯皮，有的领导的认识有偏差，认为政府信箱就是一个“花架子”，根本没有把电子民意当回事。不管是哪一种情况，如果市长信箱以“已转阅”这样的官腔回复来信，不仅有损政府诚信形象，更是民意渠道不畅通，政府行政不作为，辜负百姓期待的大问题。

互动反馈是政府电子信箱的重要职能，是反映民意诉求的重要渠道，公众写信反映问题，当然希望自己的意见得到重视与回应。而市长信箱回复打官腔，“已转阅”没有

任何实际内容，更没有对解决问题的承诺。难免让人对市长信箱的工作效率与诚信产生质疑，而且他们反映问题的热情也会因此大大降低。

市长信箱回复打官腔、敷衍塞责，说明办理回复工作的人员责任心不强，工作效率低，这说起来是工作态度、作风问题，其实涉及到整个政府公信形象的问题，值得反思与改进。

进一步说，政府要用好自己的电子信箱，不仅要明确工作人员及时回复来信，公开回复内容，而且要思考怎样回复，怎样落实责任，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。如果工作人员回复及时，甚至作出了承诺，但就是因为迟迟不解决问题，或者说问题解决不够好，这是否是对民意的忽略与伤害呢？事实上，回复打官腔并非宁波区长信箱与重庆市市长信箱的招牌。

政府信箱回复打官腔、敷衍塞责，说明办理回复工作的人员责任心不强，工作效率低，这说起来是工作态度、作风问题，其实涉及到整个政府公信形象的问题，值得反思与改进。

进一步说，政府